

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

明史演义

中国文史出版社
蔡东藩著 澎湃编



014305932

I246.43

22



明 史 演 义
MINGSHIYANYI

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

蔡东藩著 澎湃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I246.43

22



北航

C169284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史演义 / 蔡东藩著 ; 澎湃编.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1

(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丛书)

ISBN 978 - 7 - 5034 - 4208 - 7

I . ①明… II . ①蔡… ②澎… III .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①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1920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34 字数：79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1)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5)
第三回	攻城掠地迭遇奇才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11)
第四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佑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17)
第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24)
第六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30)
第七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縗归绝粒	(36)
第八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41)
第九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掣眷逃生	(47)
第十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52)
第十一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58)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63)
第十三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69)
第十四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74)
第十五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79)
第十六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枭擒雏南京献俘	(84)
第十七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90)
第十八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95)
第十九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101)
第二十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106)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畷使臣靖难兴师	(112)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117)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122)
第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127)
第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132)

目 录

第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137)
第二十七回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142)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147)
第二十九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153)
第三十回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158)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163)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169)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傲权阉为主斥奸	(175)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180)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185)
第三十六回	议和钱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190)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195)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沉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200)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205)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210)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郧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瑤	(215)
第四十二回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谲谏阿丑悟君心	(221)
第四十三回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226)
第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232)
第四十五回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238)
第四十六回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244)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毙命狼山	(249)
第四十八回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255)
第四十九回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261)
第五十回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266)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豢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271)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277)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282)
第五十四回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险遭灭顶	(287)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292)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297)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302)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308)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313)
第六十回	遇官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318)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324)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荩臣极谏	(329)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劍严嵩拼死留名	(334)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339)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344)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349)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354)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359)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364)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箓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369)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374)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379)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384)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389)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感妃言誓神缄约	(394)

目 录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哱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399)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404)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蟲鱼食字决策建储	(410)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貫生风 遭福王叶向高主议	(416)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422)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427)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432)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438)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443)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449)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454)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460)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465)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470)
第九十回	惩淫恶阉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475)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480)
第九十二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485)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490)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595)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殁卢象升	(500)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505)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510)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515)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522)
第一〇〇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529)

第一回**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元史演义》的余味，尚且留存在脑中，《明史演义》的开头，也就恰好从这里下笔了。元朝的统治体系，是以蒙古族为主；明朝的统治体系，是以汉族为主。明太祖朱元璋，顺应时势而兴起，不几年就驱逐了元朝皇帝，统一了中国，政体虽然还是君主制，他也算得上是一位大革命家，大建设家了。明太祖以后又传了十二世，共十七个皇帝，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这期间怎样兴起？怎样鼎盛？怎样衰落？怎样灭亡？有着一个很大的原因，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楚的。前代圣贤曾说过：“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必兴盛；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国必衰亡。”就是说，如果君子之道处于优势，小人之道处于劣势，那么国家必然兴盛，反之则国家必然衰败。这句话虽然是古今皆准的至理名言，但总归属于普通说法，不能就作为一代兴衰的凭证。

我曾经说过明代开国的情形，与元太祖、元世祖虽然不相同，但后来由兴起、鼎盛而衰落、灭亡，却是重蹈了元朝五大覆辙。第一个就是骨肉之间自相残杀；第二个是掌权的宦官不断兴起；第三个是奸臣小人横行霸道；第四个是后宫嫔妃仗宠生事；第五个是流窜的强盗残害百姓。这五大弊端循环不息，已足以使国家丧失元气，倾覆皇权，还有国内的党争，国外的强敌，互相交替出现，愈来愈乱，勉强支持了几百年，终于弄到一败涂地，把明太祖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拱手让给了满族。说起来，也确实是十分悲惨的。看到现在满族皇帝已经退位，汉族又光复了，我不禁感慨世道变化的沧桑了。说起前朝的兴亡交替，国体虽然不同，但安定混乱的相互关联，也应当相差不多。远看以胡人统治的元代为借鉴，近看以满人统治的清代为借鉴，都不如以汉人统治的明代为借鉴，所以元清两史演义既然已经依次编成，这《明史演义》，是万万不能罢手不编的。况且历代的正史书籍，卷数最多的，除了《宋史》之外，就要数《明史》了。如果要把《明史》三百三十二卷从头至尾都阅读一遍，差不多要用好几年工夫。现在的读书人，能有几个专心学问？十年苦读，就算是购置了一部《明史》，也不过是要摆放在书房里，做一个读史的样子罢了，哪里肯用心地翻阅呢？更何况那些做官的经商的务农的打工的，连糊口谋生还觉得自顾不暇，还有的人目不识丁、胸无点墨，哪里知道去读《明史》？哪里能知道明代历史发展的得与失？我为通俗教育起见，越发觉得欲罢不能，所以就今天写几行，明天编几行，积少成多，经年累月，又编辑成一部《明史演义》。该详的地方详，该略的地方略，所有那些正史没有记载，但记载轶闻琐事的书偶尔提及的事，只要我见到的没有不搜集的，听到的没有不讲述的。是是非非，任凭诸人议论，原原本本，不害怕琐碎陈述。

却说明太祖崛起的时候，正是元朝天下大乱的时候。这时节盗贼四起，叛乱不断。黄岩人方国珍，在台温起兵；颍州人刘福通，与栾城人韩山童，在汝颍起兵；罗田人徐寿辉，在蕲黄起兵；定远人郭子兴，在濠州起兵；泰州人张士诚，在高邮起兵，还有李二、彭大、赵均用等一班草寇，在徐州攻城抢掠，这些人弄得四海不宁，八方混乱。元朝统治者虽然调兵遣将，年年镇压讨伐，却总是出师

不利，只有韩山童被擒、李二被赶走，算是元军打的胜仗，其余的都不能使起义军有分毫损失，反而日益强大起来。那时候，元顺帝又昏庸得很，十分信奉番邦和尚，日夜沉湎于淫乐，修习什么大喜乐、双修法等房中术。又让宫女习跳天魔舞，供其赏玩，还造龙船、制宫漏，专门从这些玩意上着想，把军国大事，统统撇在脑后。贤明的丞相脱脱，出征有功，却被顺帝革职充军，死得不明不白。奸臣哈麻兄弟，伙同秃鲁帖木儿，总是怂恿皇上做坏事，顺帝对他们不但不惩罚，反倒言听计从，宠幸得无以复加。顺帝的这种种倒行逆施、昏聩之举，冥冥中激怒了上苍，给他种种变异，以示警告。如山崩、地震、干旱、洪水等种种灾害，以及像雨一样落下血、长毛、陨星陨石陨火等等奇怪的现象，时时都能听说，无非是要让顺帝能恐惧，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改过从善。不料想顺帝坚持作恶，不肯悔改，每天里与那淫僧妖女、阿谀之臣讲演欢喜禅，试行那秘密法，云雨巫山，日日不停。于是上天发怒，意欲使元朝灭亡，各路豪杰争夺天下，人人都有称王称帝的想法。刘福通奉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皇帝，建国号为宋，占据亳州；徐寿辉也自称皇帝，建国号天完；张士诚也居然超越本分，不顾自己的诚王本号，建立国家，国号为周。这一班草莽之中崛起的枭雄，都是得意非凡，任性妄行，根本没有纪律可言，不配做那建立国家、安定四方、奉天承运的天子。所以上天要另外寻找一位能做到上述一切的真正的天子。刚好濠州出了一个异人，这个人相貌奇伟，仪表堂堂，气度非凡，胸襟开阔，很有人君的气象，于是上天就暗中设法保佑，处处帮助他，终于使他得以推翻元代无道的昏君，建立了有道的新国家，做了一代的开国之君，一统天下。这人不是别人，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的字叫国瑞，他父亲名叫朱世珍，他的家是从泗州迁到濠州的钟离县的，钟离县相传是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地方，是一方宝地。朱世珍共有四个儿子，最小的就是朱元璋。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刚刚怀孕时，有一天梦见一个神仙给了她一粒药丸，放在掌中，那药丸竟然光芒四射，耀人眼目。她按照神仙的指令，将药丸吞入口中，觉得甘香异常。等她醒过来，齿颊中还留有药丸的芳香。等到怀胎足月，将要分娩的时候，忽然看见红光闪闪，直冲九霄，远近的街坊邻里，以为是火警，都纷纷呼喊着跑来救火，等到了朱家的门外，反而倒看不见什么红光火焰，又远远地走开再回头看，仍旧是红光闪闪，似熊熊的火焰一样。大家都莫名其妙，感到非常奇怪，却只是不再理会了。后来他们探听着朱世珍家里这时候生了一个小孩子，越发以为神异，传为奇谈，众口一词地说这个婴儿一定不是寻常人物，将来必然要有所作为的。朱元璋出生的这一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他出生的日期时刻，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后人推测命运，说他是辰戌丑未，四库俱全，所以才尊贵无比，得做天子，这也就不用说了。等到打水给朱元璋洗澡、行洗儿礼的时候，河中忽然有一块红绫顺水飘来，朱世珍就拿这块红绫给朱元璋做了件小衣服，至今还称世珍打水的这个地方为红罗港，是否真有红绫飘来，也没有办法详加考察。总之，凡是英雄豪杰诞生的地方，一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十分神奇，我是清代人，不是元代人，自然要按照历史加以叙述。

且说朱世珍生了这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朱元璋。这个孩子相貌魁梧，头顶长有奇骨，十分得父母的偏爱。却偏偏这个宝宝，自从降生到世间，不是早晨哭，就是晚上闹，没有片刻安宁，总是哇哇大哭，声音又洪亮异常，不但做父母的日夜担惊，就是相连的左邻右舍，也都被他吵闹得不得安生。朱世珍想方设法地抚

慰，却一概不管用，他实在是无法可施了，不得已向诸方神明祈祷，正巧家的附近就有一座寺庙，名叫皇觉寺，世珍就找个机会到皇觉寺中，默默祷告，请求神明暗中相助保佑孩子。说来也奇怪，自从求神明后，孩子便安安稳稳的，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奇怪地哭泣不止了。朱世珍由此认为神佛有灵，十分感念神明的恩德，等到朱元璋满一周岁的时候，又和妻子陈氏抱着朱元璋来到皇觉寺，设祭感谢神明的保佑，同时让朱元璋做了禅门弟子，另外又取了一个禅名，叫作元龙。光阴易逝，岁月如流，朱元璋渐渐成长起来，身材渐渐长高，益发显得相貌不凡、雄伟绝伦。但只因为朱世珍家中，孩子都渐渐长大，食量渐大，家中的花销费用也免不了日日增多了，无奈常有荒年，时日艰难，经常入不敷出，单靠着世珍一个人，辛苦劳作，养家糊口，哪里能养得活全家几口人呢？今天吃两顿，明天吃一顿，忍饥挨饿，只能是勉强度日罢了。不得已让老大老二老三这三个儿子，出去给人做佣工，只留朱元璋这个心爱的小儿子在家里。朱元璋整日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常到皇觉寺去玩耍，寺里的长老很喜欢他的聪明伶俐，就简单地教他一些文章，谁知朱元璋竟然过目不忘，听过就熟，到了十岁左右，居然将古今文章，通晓了一大半。朱世珍看小儿子已渐渐长成童子，能做一些事了，就想让他自谋生计，于是让他给乡里人家放牛。你想朱元璋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小英雄，怎能愿意低眉下首地委屈自己，做人家放牛的奴仆呢？开始时不愿听父亲的话，经过父亲再三教训引导，无可奈何，不得已来到乡人刘大秀家，放牛度日。所放的那些牛，经过朱元璋的饲养，日渐一日地肥壮起来，很让主人高兴。但朱元璋生性十分好动，每日里与村里的孩子们角斗追逐，一定要做头领，众孩童有不服气的，都往往要挨他的打，因此刘大秀怕惹祸上门，还是让他回家了。

转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了，濠州、泗州一带，大闹饥荒，加之当时瘟疫流行，民不聊生。朱世珍夫妇相继去世了。朱元璋的大哥朱镇，又染上瘟疫死了，家中一贫如洗，没有办法备办棺木，只好草草地用苇席裹起来，由朱元璋和他二哥朱铿，抬着尸体准备到野外埋葬。刚刚走到中途，突然间黑云如墨，狂风骤起，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紧接着，倾盆大雨就仿佛银河倒泻一样澎湃直下。朱元璋弟兄二人被淋得全身湿透，不得已将尸体放在地上，暂且到附近村舍中避雨，谁料想雨势不减，竟然狂泼了好长时间才渐渐停下来。朱元璋他们二人忙跑去察看，只见尸身已经没入了土中，两旁的浮土经雨水冲击，竟然积成了一个高堆。二人心中好生奇怪，询问乡里人，才知道那天然埋尸的地方却是同乡刘继祖的祖传产业。当下就去同刘继祖商议，请求他帮个忙。刘继祖听了这件事，心里也不禁十分惊讶，暗想老天爷既然做出如此怪事，莫非这朱家有些来历，不如顺天行事，免遭其祸。于是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慷慨地把那块地送给了朱家。历史上称为凤阳陵的，就是这个地方。朱元璋兄弟二人，对刘继祖的这番好心，自然万分感谢。谁料想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朱元璋的二哥和三哥，又都染上了瘟疫，一同去世，只剩下嫂嫂和侄儿，孤苦伶仃，不住哭泣。这时的朱元璋已经十七岁了，看到这样凄惨的状况，顿时觉得心神沮丧。他日夜思量，辗转踌躇，还是觉得无路可走。心想还不如投入皇觉寺中，削发为僧，倒也免去了许多苦难劳累。他计划已定，也等不及告诉嫂嫂和侄儿，就悄悄地跑到皇觉寺，拜长老为师，做了小和尚。没过多长时间，长老就死了。寺里的和尚们瞧不起朱元璋，长老又不在了，就都欺侮他，有时饭后敲钟，有时又闭门推月，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白天吃不上饭，晚上睡不好觉，

差一点儿就做了沟中的肥料、路旁的饿鬼，转入下一世的轮回了。

那时候朱元璋忍受不住，想到再像这样熬下去，一定就会死多活少，不得不死里求生了，于是就忍下一口气拿了包袱铺盖，托了钵盂，去云游四方，随处化斋而食。路上攀山涉水，风餐露宿，说不尽行路的困苦。走到合肥的地界，突然觉得忽冷忽热，四肢沉重，疼痛难忍，身子动弹不得，只得找了一座凉亭，暂且寄宿。在昏迷中，他觉得有两个紫衣人陪在身边，口稍微有些渴，忽然就在身边得到生梨，肚子稍微有些饿，又忽然在枕旁得到蒸饼。这时候他病得厉害，也就无心查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得到就吃，吃完就睡，迷迷糊糊地过了几天，病竟然全好了。霎时间觉得神清气爽。抬起头来，四处寻找那两个紫衣人，却没有任何人影，只剩下一间草房，几缕松间清风。朱元璋也没有时间细想，便起身收拾铺盖行囊，再去云游乞食了。经过光州、固州、汝州、颍州，虽然遇着一些施主，但终究是依仗他人赐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苦挨了三年多的时间，仍旧还只是一个光头和尚，除了一个小包袱、一床破被之外再没有行李，除了一个钵盂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无可奈何之中，仍旧从近路回到了皇觉寺，却只看到尘丝蛛网布满了往日清洁的殿堂，香火沉沉、禅床寂寂，说不出的荒凉萧索，不禁为之惊讶叹息。他找了一块空地，把包袱破被和钵盂放下，立刻出门去寻访邻居们，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邻居告诉他：“强盗草寇纷纷兴起，到处劫掠，百姓都给弄得十分困顿了，也就没有什么余力来供养一批僧侣，再送给他们粮食布帛。那些游手好闲、坐食惯了的僧侣们，不能忍受清淡的日子，所以就都散去了。”这短短的几句话，引得朱元璋不住地慨叹。后来左右的邻居、施主们因为这皇觉寺里没有一个僧人，就留朱元璋在这里暂且做住持，一个人他们还是供养得起的。朱元璋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便答应下来，得过且过，又寄居了三四年。

至正十二年春天，二月的时候，定远人郭子兴和党羽孙德崖等人，在濠州起兵造反。元朝的大将撒里不花，奉皇帝之命带兵镇压，他害怕起义军，不敢攻击，又怕无法回朝交差，就天天捉拿良民百姓，带回去当作文军，报功请赏。人民害怕被抓，四散奔逃，一座座村庄成为废墟。皇觉寺所处地区虽然较为僻静，却仍然免不了风声渐紧，草木皆兵。朱元璋看见附近的邻居们，除了特别贫困的和那些老弱病残的之外，多半都搬家避祸去了，自己也不禁觉得慌张，十分担心，捏了一把冷汗。想要留下来，又害怕形势混乱，人民流离失所，没有地方可以化斋募食，不被流寇官兵杀死，也要饿死路旁；想要到别的地方去，无奈茫茫天地，无处可以依靠，况且自己又是一个光头和尚，越发难以有地方可以存身。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无法可施时想起求问神明。于是走入伽蓝殿中，焚香祷告占卦问卜，先问是否远行，结果是不吉利，又问是否可以留下长住，结果还是不吉。朱元璋不由得大惊道：“远行不吉利，留下来又不吉利，这可怎么办？”忽然间他回想起当年云游途中得病的时候，仿佛有紫衣人在身旁护卫，不免为之心动，于是又虔诚地叩头祷告说：“远行、留下都不吉利，莫非是令我举大事造反不成吗？”随手掷了一下，竟然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当下立即跃起说：“神明已经指示出了我的出路，那么我还要守着这僧钵干什么？”就把那钵盂扔在了一旁，只拿了一条破旧不堪的薄被，大踏步走出寺门，径直投奔濠州去了。正是：

出身微贱亦何伤，未用胡行舍且藏。

赢得神明来默示，顿教真主出濠梁。

第二回**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却说朱元璋出了皇觉寺，向前急行，一口气跑到濠州城，远远望见城上兵士整齐，武器放光，旗帜随风飘扬，看起来很有一种严肃的气象，城外又扎着大营，好几个气宇轩昂的武士守在营门口。朱元璋匆匆赶来，竟来不及四下看看形势，就一直闯了过去。守门的士卒连忙过来阻拦，只听他满口连声嚷着“要见主帅”，当下惊动了营中的兵士，大家纷纷走了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等看到是个光头和尚，就已十分惊异，再问他是哪里人、姓甚名谁、有没有人引见，他也来不及细细解说，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众人不由得怀疑他是奸细，干脆就把他绑起来，推到城里，一直推到主帅的大帐前。朱元璋毫不畏惧，见了那主帅，就说道：“您不是想要成就大事吗？怎么反而让帐下的士卒捆绑壮士呢？”那上面坐着的主帅，看他相貌奇伟，龙形虎躯，开口时声若洪钟，气势不凡，不由得惊喜交加，对他说：“看你的气概，果然不是平常人的模样，你愿意来投靠我报效军前吗？”朱元璋答应说愿意。于是主帅便喝令左右军士立即给朱元璋松绑，一面又问他家乡在哪里，祖居何处，朱元璋简单地说了大概情形。主帅就把他收入麾下，做了自己的亲兵。你知道这主帅是谁吗？就是上一回说到的郭子兴。

郭子兴自从得到了朱元璋，一遇到战事，就让朱元璋跟随左右。朱元璋感激主帅知遇之恩，力图报效，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强敌，总是奋不顾身，一马当先地冲锋陷阵。敌军怕他就像怕老虎一样，无不望风披靡。因此郭子兴赞赏他义勇双全，越发信任他了。一天，郭子兴处理完军中事务，慢慢踱入内室，与妻子张氏闲谈，讲到战事顺利，很觉津津有味，张氏也听得十分高兴。后来又讲到朱元璋屡立战功，张氏便建议道：“妾身看朱元璋不是等闲的人物，他的谋略怎样我倒不知道，只是他的身材相貌，很是与众不同，将来一定会大有建树，必须对他重重施恩，让他知道感念我们的恩德，才会肯死心塌地地为我们出力。”郭子兴说：“我已经提拔他当队长了。”张氏摇摇头说：“这只不过是寻常的恩惠，是对他战功的奖赏，按我浅薄的见识来看，还不足以笼络他。”郭子兴问道：“那么依你的意见，怎么办才足以让他感念大恩、力图报效呢？”张氏回答：“我听说他已经二十五六岁了，还没有成家，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义女马氏许配给他呢？一来可以使这个壮士一心一意为我们尽忠效力，二来也可以使我们的义女终身有靠，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呢！”郭子兴点头说道：“你的话很有道理，我一定让朱元璋知道就是了。”第二天升帐的时候，郭子兴便叫过朱元璋，向他说明将义女许配于他的意思。朱元璋自然十分高兴地从命了，当即拜谢主帅大恩。郭子兴立即命令手下的两名部将做双方的媒人，选择吉祥的日子准备完婚。

我说到这里，不得不补述一下马氏的来历。从前郭子兴贫贱之时，曾经与宿州的马公是生死之交。马公家住在新丰里。现在已经无法知道马公具体叫什么名字了。他的先祖在宿州虽无官爵封邑却同那些有官爵封邑的人一样富有，是乡里

最富的。传到马公这一代，因为马公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家业就日渐衰落了。马公的妻子郑氏生下一个女儿之后，不长时间就有病去世了。马公又杀了人，为躲避仇家的追杀而逃走。临走时把心爱的女儿托付给了郭子兴，郭子兴将马公的女儿领回家中，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后来听说马公已客死他乡，更加怜惜这个姑娘孤苦无依，更加用心抚养。郭子兴教她识文写字，张氏教她纺织刺绣，加上马氏天生聪慧过人，一经点拨指导，就没有不马上领会的。等到将近成年，更是出落得一副绝妙的好身材，容貌端庄，神情秀雅，丽而不艳，美而不佻，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不论有什么紧急的事，她总能举止从容，从来不疾言厉色，显出急躁之态。所以郭子兴夫妇对这个义女极为钟爱，总是想给她选择一个最好的丈夫，使她终身有所托付，才不辜负马公的遗言，不枉与马公相交一场。凑巧朱元璋来投军，屡战屡胜，也深为郭子兴夫妇所器重，所以张氏一建议，郭子兴便赞成，上天造出了这样一对完美的人，借他夫妇二人撮合，得以成为眷属，正可以说是前生注定的一段美满姻缘。

喜期临近，郭子兴在城里设了一处住所，让朱元璋住在里面等待完婚，同时张灯结彩，设席开筵，一直热闹了两三天，才到了结婚的那一天。由傧相司仪在笙簧合奏声里，请出了两位新人，行了交拜之礼。接下来是洞房花烛夜，龙凤交辉，一宵恩爱，就不用说了。从此以后，郭子兴和朱元璋，就以翁婿相称，大家也就因郭子兴的缘故，另眼高看朱元璋，争着称呼朱公子而不直呼其名了。只有郭子兴的两个儿子，生性浅薄狭隘，以为朱元璋出身微贱，平白地入赘做了郭家的女婿，和自己称兄道弟，一点也不客气，不免有些心怀不平之气。朱元璋心地坦白无私，哪里能顾忌到这么多事情？偏偏他们两个人总是找机会挑拨是非，在郭子兴面前，日日进谗言、讲坏话，说朱元璋怎样的骄傲放肆、怎样的专权妄为，甚至说他暗中结党、拉拢势力、图谋不轨。那郭子兴本来非常宠信朱元璋，不肯轻易相信两个儿子的话，怎奈这两个人一唱一和，时时来说东道西，时间一长，郭子兴也不免心里疑惑起来。朱元璋不知道这些事，一遇到有会议商议军事，仍然像从前一样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有一天，为了军事引起争执，竟然惹得郭子兴大怒，不顾诸将求情，把朱元璋幽禁在小屋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高兴得很，想从此除去朱元璋，拔掉这颗眼中钉，就暗地里吩咐厨房的大师傅，不要给朱元璋送吃的，想活活饿死他。这件事被马氏知道了，她私下里潜入厨房，偷了几块蒸饼，想悄悄地给丈夫送去，可是刚刚跨出厨房的门，碰巧与张氏撞了个满怀，她害怕义母看破自己的秘密，不但救不了丈夫，还可能引来灾祸，就急忙把蒸饼藏在了怀里，一面又向义母请安。她那慌慌张张的样子引起了张氏的怀疑，张氏知道她一定有事，便故意不让她走，和她说长论短，聊起来没完。马氏担心丈夫，心里有事，不得已勉强应答，已经有些言语支吾，再到后来，就更是柳眉紧锁，珠泪双垂，伤心泣下，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张氏连忙把义女拉入内室，让侍女退下，仔细盘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马氏这才跪在地下，放声大哭，向义母讲明了自己的苦衷。张氏急忙让她解开衣襟，把饼拿出来，那蒸饼还是热气腾腾的，粘着乳头，怎么也拿不下来，费了好大劲儿才将饼拿下来，眼看那乳头已经让热饼烫坏，几乎要焦烂了。张氏看到这种情景，也不禁伤心得流下了眼泪。一边让她赶紧敷药，一面又叫进厨子，让他赶快送饭去给朱元璋。当天晚上，张氏就告诉了郭子兴，劝他不要轻易相信儿子的话。郭子兴本来就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一听

妻子的话，也觉得朱元璋是被诬陷的，立即命令释放朱元璋，还是回去住在为他设的住所里。张氏又叫进自己的两个儿子，严厉地责备了他们。兄弟二人也自觉心虚，知道不能强加申辩，也只好俯首听训了。这以后两个人多少有了些顾忌，不敢再放肆作恶，朱元璋也得以稍微安宁一些了。

过了一些日子，郭子兴接到军报，说徐州被元军攻克收复，李二兵败逃走。又过了几天，守城的士卒来报告，彭大和赵均用率领手下来投降，想要参见主帅。郭子兴听后，急忙下令开城把他们请进来，以宾主之礼相见。互相寒暄问候，十分欢欣融洽。当时立即设宴款待彭大和赵均用等人，饮酒谈心。正高兴间，突然打探消息的士卒飞马驰入，报告说元朝军队追赶败兵，就快要到城下了，元军的统帅叫作贾鲁。郭子兴闻报，不禁皱眉说道：“元军又来了，怎么应付呢？”旁边座位上一个人站起来说道：“元军乘着胜利之势而来，士气正旺，不可抵挡，不如坚守营垒，并把周围地区的粮食、牲口等重要物资都收藏或转移，让元兵不能抢夺利用，时间一长，他们的锐气逐渐衰竭了，我们就能以逸待劳，出奇制胜了。”大家听了这样有见解的话，不由得都注意地看这说话的人，原来是郭子兴的女婿朱元璋。彭大和赵均用都问郭子兴：“这位是您的什么人？”郭子兴回答说是小婿。彭大于是说道：“您的女婿所说的未尝不是对的，但是我听说您自从在徐州起义以后，是战无不胜、所向无敌的，这时候元兵到来，您也不妨出城应战，杀他一个下马威，不要让他小看了您。我们这些人虽然是败军之将，也可以助您一臂之力，也发泄一下前番兵败的愤恨。”郭子兴听了这番话，连连拍手叫好，就这样决定下来了。于是匆匆忙忙很快喝完了酒，撤下了酒席，就整顿军队，准备出城与元军厮杀。这彭大和赵均用，本来都是著名的强盗首领，和李二是串通一气的。后来李二兵败，在逃跑时被杀，这两个人也都被元军杀退，无处立足，才投奔到濠州。郭子兴听说过他们两个人的大名，以为可以作为左膀右臂，帮助自己争夺天下，所以对他们的到来深表欢迎，对他们的意见也很是听从。朱元璋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得勉强披挂整齐，跟随郭子兴出城迎敌，彭大和赵均用也率领着自己的部属跟在后面。他们刚刚布成阵势，元军就已经大刀阔斧，一路冲杀而来，兵卒像蚂蚁一样多，将领如猛虎一样勇，任凭郭子兴的军队怎样顽强抵抗，还是支撑不住。郭子兴正慌慌张张不知如何是好，忽然间后面的士卒纷纷撤退，一直逃进了城墙外的曲城里，霎时牵动了前面军队，士卒们随着撤退，战旗也倒了，战车也乱了，郭子兴也只得拨马往回撤，元军乘机抢城。幸亏朱元璋带领强健的士卒，拼死苦战一场，才把元军打退，收回城，马上就关上城门，牢牢坚守，登上城头抵御敌军。元军多次以凶猛的势头攻城，朱元璋日夜守在城头，带领士兵顽强抵挡，多次打退攻城的敌人，总算是尽力保住了城池。

郭子兴退回到城里，很是懊丧，气恼彭、赵二人带领后队先退，扰乱了军心。这时，彭大又来找郭子兴密谈，把后队退兵的错处，统统都推到了赵均用身上，再三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郭子兴又信以为真，从此以后对彭大以礼相待，十分器重，而对赵均用却很冷漠，也不重用，赵均用因此而心怀怨恨。正巧郭子兴的同党孙德崖，招募了一些士兵来支援濠州，突围进入城中。郭子兴便和他商量是应该出城与元兵交战还是在城中坚守，孙德崖主张出城交战，郭子兴主张坚守城中，意见没有统一，两人就免不了有些摩擦。赵均用乘这个机会，用厚礼结交孙

德崖，商议除了郭子兴，改为尊奉孙德崖做主帅。那时候的草莽英雄，哪一个不想做全城的头目？当初在濠州起兵的时候，孙德崖和郭子兴本来是旗鼓相当、不相上下的，只因为郭子兴比他年纪大，不得已才退让了一步，委屈自己听他人号令，这一次经过赵均用从中挑拨怂恿，孙德崖自然就雄心勃勃，不想再做第二号首领了。郭子兴还被蒙在鼓里，对这事儿一点也不知道呢！就是朱元璋在城中，也仅仅是小心在意地防守城池，没有闲暇时间，自然也就没有发现他们二人的阴谋。

一天傍晚，朱元璋正骑着马巡城，忽然接到张氏的密信，让他立刻来见。朱元璋立即来到内室，只见张氏坐在那儿，已经哭得像个泪人儿一样了，自己的爱妻马氏，也在一旁陪着落泪，不由得十分惊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请安询问。张氏呜呜咽咽，已经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还是马氏在一旁回答说：“我的义父被孙德崖那个小人骗去了，现在生死未卜，你快去救他吧！”朱元璋闻听此言，也来不及细问事情的原因经过，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屋外，下令召集亲兵，迅速赶赴孙德崖家，同时派人飞马去报告彭大，让他马上到孙德崖家救护郭子兴。说时迟那时快，朱元璋已经飞马闯进了孙德崖的家门，突然被守门的兵卒拦住了，朱元璋回过头来，看了看带来的那些亲兵，对他们说：“我受郭家的大恩大德，能忍心看着主帅被骗受擒，不进去拼命救助吗？请弟兄们为我出把力，打退这些人！”众亲兵听了他的话，群情振奋，奉命冲上前去，个个奋勇当先，大展雄威，一下子就把那些守门的兵卒们赶散了。朱元璋一马当先，冲进门去，跨进了孙家客厅，正赶上孙德崖和赵均用在密谈，看到朱元璋进来，料到是来救郭子兴，却故意问道：“朱公子来此，有何贵干哪？”朱元璋气愤已极，厉声喝问道：“敌军已逼近城墙之下，日日发动进攻，你们二位不去杀敌守城，反而欺骗擒拿主帅，企图加害于他，这是什么道理？”孙德崖狡辩道：“我们二人正邀请主帅，秘密商议军机大事，不用你来操心，你快回去吧！守城的事情这么紧急，你不要玩忽职守！”朱元璋不理他的责备，又问道：“主帅现在在哪儿？”孙德崖生气地瞪起眼睛，大声说：“主帅自有他的住处，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少管闲事！”朱元璋勃然大怒，正要动手，忽然间听到外面有人闯进来大声说：“赵均用你这个小人，为什么要谋害郭公，有我彭大在这里，决不与你善罢甘休！”朱元璋听到声音，知道来了援兵，不觉更加气壮，雄赳赳地就要和孙德崖搏斗。孙德崖看到朱、彭二人手下带了许多精良士兵，陆陆续续地都走进来，已经挤满了一屋子，不由得十分害怕，又心生一计，谎称：“主帅已经自己先回去了，根本不在我家里，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朱元璋心里恨极，一定要揭穿这个无耻小人的阴谋，就问：“你可敢让我搜一搜吗？”孙德崖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那边彭大已经在身后插嘴喊道：“这有什么不行的，快进去搜！快进去搜！”于是朱元璋带着亲兵拿着武器一拥而入，直奔内厅一路搜查下去，但前后左右都找遍了，还是不见郭子兴的人影。正在着急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听到内厅的后面似乎传出一阵呻吟声，大家循着声音一路找过去，发现了一间十分低矮的小屋，铁门铁窗，封闭得十分严实，那呻吟声正是从这小屋中传出来的。朱元璋立即命人捣毁铁门，冲了进去，四下环顾，发现屋里只有一个人，手脚都被镣铐锁着，正在墙角处面壁而泣，仔细看来，不是别人，正是濠州城的主帅郭子兴。朱元璋不由松了一口气，眼下形势紧急，没有时间抚慰主帅，急忙给他砍断铁镣，让亲兵背着出了小屋，来到前

厅。孙德崖与赵均用，眼睁睁地看着郭子兴被救出来，又急又气，十分懊丧，却又无可奈何。朱元璋当即拉着彭大往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盯着孙德崖说：“您和主帅同一时刻举兵起义，素来是莫逆之交，为什么要错听小人的挑拨，朋友之间自相残杀呢？”又对赵均用说：“现在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各路豪杰都在争夺天下，您既然投奔到濠州城下，就应该依靠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图谋大业，才能够建立功绩、扬名后世，希望您以后再不要有这样不义之举！”说完，向着二人一拱手，转身而去。这样一来，弄得孙德崖和赵均用两个人心里惭愧，神情沮丧，反倒彼此埋怨了一通，这件事也就这样算了。

朱元璋救出郭子兴之后，仍然小心谨慎地守卫城池，正赶上当时元军的统帅贾鲁，在营中操劳过度，得了重病，百般用药不见好转，反而一天天地加重起来，所以元军的攻击也稍稍懈怠了一些，守城也就容易了许多。第二年，贾鲁病死，元军没了主帅，军心涣散，朝廷又一时无法派人，就把濠州城下的军队调回去了。自从濠州被围到现在包围自解，差不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连月守城、抵抗元军的进攻，士卒也大多数都受了伤，战斗力大大减弱了。朱元璋把这个情况禀告了郭子兴，建议重新招募一批士兵，来补充军队伤员的位置，加强战斗力。郭子兴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把这件事全权交给朱元璋去办。朱元璋当天起程，赶回家乡，连续地招募，陆陆续续地招了七百多名士卒。这其中又有二十多个人，能文能武，很有谋略，真正可以说是开国的英雄，真命天子的辅佐栋梁。这二十多个人都是谁呢？您等我开列下来：

徐达 汤和 吴良 吴桢 花云 陈德 顾时 费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胜宗 陆仲亨 华云龙 郑遇春 郭兴 郭英
胡海 张龙 陈桓 谢成 李新材 张赫 周铨 周德兴

朱元璋得到了这许多英才，时时和他们谈论天下大事，彼此很是投机，也就不再继续招募，当下带领着这招来的七百人回到濠州，向郭子兴禀报了招募的情况。郭子兴按着朱元璋呈上的花名册点名，七百个人没有一个对不上名的，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又部署朱元璋当镇抚，把新招募来的这七百人都划归他统率。朱元璋依军营之礼拜谢了主帅。又过了几天，朱元璋正在整理营中的簿籍文书等材料，忽然有一个人进来拜见，一看却是徐达，就问道：“天德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徐达环顾四周，见旁边没有别人，便走到近前小声说道：“您难道不是想成就大业吗？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长期居于人下，郁郁不得志地呆在这里呢？”朱元璋不由心里一动，知道徐达必有计策要告诉自己，便说：“我也知道在这里待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但我现在羽翼尚未丰满，不便于高飞，不能大有所为，先生您一定有过人的见解，请马上给我指一条路吧！”徐达说：“郭公是个忠厚的长者，孙德崖十分蛮横专权，彭大和赵均用两个人又有矛盾，他们各依附一人，互相挑拨，相持不下。您处在这样危险的地方，各方面的矛盾错综复杂，总要牵扯到您，万一有什么地方不小心照顾不到，祸害就会降临到身上了，您为什么不先远离此地到别处去呢？”朱元璋点头答道：“我确实想离开这里，但必须要有个脱身的万全之策，不然引起别人的怀疑，可就真的要惹上麻烦、大祸临头了。”徐达说：“郭公的原籍隶属定远，看现在定远还没有平定，正好借这个理由请求带兵去定远，想来郭公一定会答应您去的。”朱元璋拍手称好，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说道：“我刚刚招募了七百名士兵，主帅派我做了镇抚，要是请求带着自己

招募的这七百人南征定远，恐怕很容易引出谣言，就是郭公本人，也是疑心很重的人。”徐达说：“这七百个人中，真正能有用的也不过就是二十几个人，您只把这二十几个人都带着，就足以倚仗他们有所作为了，其余的那些士卒，没什么大用，一律都留在濠州，这样做郭公就不会起疑心了。”朱元璋心想不错，便说：“天德，你的话非常合我心意，我一定按你的话去做。”徐达走出大帐，回去等候朱元璋的命令。徐达的字叫天德，朱元璋便称呼他的字而不直呼其名，就是非常器重徐达的意思。朱元璋得了徐达的计策，处理完手中的材料，立即到主帅大帐中禀告郭子兴，请求带兵出征，平定定远，并要求把自己原来手下所署的士卒，全都划给其他将领统辖，自己只率领二十四个人出征南行。不出徐达所料，郭子兴果然没有起疑心。高兴地答应了朱元璋的请求，让他即日起程。于是朱元璋马上传令二十四人整理行装，出发南征。这一走，可说是：

踏破铁笼翔彩凤，冲开潜窟奋飞龙。身入平山而生下界，
举手封胡而降良弼。周知四百四三真玄不惑，都自圆通无般枉。渐从自
下普度弱微个老郎和元来，丁酉岁大大的十月初，成了婆娘嫁进大山茅土，真抵的
兴亡事。武半痴武痴，置办强民婚烟革杖休来，毛士媒一喜出城重炎暑，兴于草
场回执，经过头当敬元来。武去朝元未辞交外全事耽吟咏，反意出函不意同。
发指文鼎，人个四十二春中其怒。卒士曾送百计下深恩慈爱调和，蒙恩加委主
教指人个四十二岁。采花过醉即于天命真，歌美妙风传景逸坦声玉真，雍容百重